

題序

序

記

和

先

生
集



增廣註釋音辯唐折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謂焉未州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

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揚子始持其

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加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

青妃白雅曰配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

原
意
全
在
此
中

四
五
六

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

以其俳乎。戲音排也。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

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音骨。亂也。稽音雞。同也。辨遠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非能亂同異也。

狀又史記云：稽俳諧也。滑稽利其智計。百出皆取乎有益。

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

對，進退擗溜播灑，謂酒掃。則罷憊而廢亂。

復同憊。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

藝。記七力切。縵未旦切。藝有所拘者有所縱也。

大羹玄酒，醯醢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

小蟲，水草。擗梨穉柚，苦鹹酸辛，雖螿吻裂鼻。

武音發也。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

之昌蒲菹，音魚。屈到之芟，屈九勿切。國語：屈到嗜芟。曾

誓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

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

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

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
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
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
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
然多言兒動其喙切呼惠亦勞甚矣乎一本亦上
裴瑾宗豐二陵集禮後序又音慎
傳曰詩書執禮不執則不行無禮自開元
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

禮也而大典明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據拾殘缺
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
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華崇陵不能
周歲司空杜公杜黃由太常相天和連為禮儀
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
隴西辛秘以東門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
之宜作指象外之則復土
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
也謂開土地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帝贊因其山不起墳

物以受萬國示方一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
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曼本苞并總統
千載之盈縮羅維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
而畢得其中顧問閔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
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
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
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
愛禮而近古焉一本无近字一亦无而字昔章
孟以詩禮傳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章孟

曰其書而并及其祖宗兄弟之義此古人作序正體

鄭玄以笺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
同鄭玄孫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
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孫舊史咸以
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裴行之高祖侍
中公以禮議封禪增祖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
比祠部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叔大而瑾也以
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為愛禮近古
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
世敬四子聖瑾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字慎子備

此下亦

後漢書
仲豫

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
宗子也情子均郇公以孝交勤勞揚于家邦无
字游其門若聞韶濩護亦作入其廟如至鄒魯恩
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
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
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
自左丘明得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

記迄于今交錯相紕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

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以戰國

策所書為不盡善乃引太史公頗本右史尚書

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音

速出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本文之迎古而尤

拙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掌病其畔

散不屬切之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

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

而成之搜討磔裂味既擗撫駘結攜俱取

李於教字
若孩

隨書

六句點染類字
然少味

也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或得從其
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主璋琮璜
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
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
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
吾少時有路于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
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剛取其叙繫
下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毅周之前其文簡而

二字程大
字本坊

同錄
若代三
以各序

文蓋感於周
降而諸子屋宗
其亥冬矣序
氏以其緒身
何謂野字

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
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
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
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
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
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
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
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

下句

李云一傳印白
孟堅書三

法序故但述
其制作所詣

其英精一作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李古
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真元間文章特盛
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存能者取
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揚評事文集後序

揚凌

序及後系一序文之
體從史書中來

爰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
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
動賢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
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

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
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
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諫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
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
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
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

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子其後燕文
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謏文真目
張曲江張九齡公而不名下以比興之隙階窮
著述而不克備者一有辨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著
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揚
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調
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
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
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

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請旨武侯傳論簡述
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愈河東裴秦武都符義府
符一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元六序廬山禪居記
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
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躰者歟嗚呼公既悟
文而疾既即功而瘞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
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
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
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

敘法
引
荷
甘

多法執文志以爲
游並稍清考和
而清之詞未及於
古也

漢之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
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君鄉
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
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
志乎心會其子侃侃早與侃更名武陵升進
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
余以文冠其首余得編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

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
為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率六經聖
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
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
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
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
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
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
他才行甚具云

已有此故可
王文富集序
體異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
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
先天以來唐宗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
禁掖者紛紛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
圃者掉鞅音養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頃
十一其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
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
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

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璩璩音渠璩璩音渠璩璩音渠

是正聲送奏雅引更和播墳篋之音韻調律呂

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胃曷能及

茲况宗兄璩璩璩音渠璩璩音渠璩璩音渠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鴈

冠銀章璩璩璩音渠璩璩音渠璩璩音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

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卜氏與般同即善公宜叙于

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班與般同即善公

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無以取

文上苑午有
非字疑是斐
字係分為二也

大字本注
作三

增廣註釋音辯言如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

送揚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真元十四年朝京
師十五年還汴

談者謂大梁汴州宣武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

而本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

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

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

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煦與煦同淮南子

注論也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

撫以表臣善立政篇善人叔臣有司表臣表贊

以藝人謂以拂疑檢校吏部郎官參剛柔而兩用

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徒對切書康詰遂室

有衆故揚公以謀議之隙隙音對揚王庭不踰時

而承認復命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時當朝之羽

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

子厚年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以宏才奧學

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

中崔公崔羣字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願

離觴之餘漜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

副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

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

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

正性於是其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

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

字大守

字大守

告定洋分吉凶
字觀二字後人

不可移用

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曰厚其有直者
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惡惡論忠告交道
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設耳振於京師嘗
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南陽韓安平韓
字安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
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
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直求正於韓襲和於李
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
率觀東周振策于邁策即且餞於野或命為之

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
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禮部也元
其敦于王庭音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元
千年群萃賢良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
方正授校書郎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獨孤密

僕間歲驟遊邠壇即今戎帥楊大夫時為侯
奄楊朝最字叔明為邠寧盡護羣校用笞法董
節度使韓遊環都虞候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

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

唐史云韓遊瓌御史寬軍驍張獻甫來代軍

位遂亂朝晟斬首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貞

元九年每節度使以朝 鶡冠者仰而榮之鶡音是

武士以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

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

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

漢中新平二連帥府獨孤寔為山南西道節度

侯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

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吐蕃入大震

取河西隴 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

之蓄僅而獲屨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

賈音古左傳注賈賈也 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

壩故壘壘而切 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

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

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

借筋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

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

時往未利廣者

作草

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
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司馬相如燕然之文燕平声班固炳烈于漢
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瓊之者惡足置齒牙間而
榮吾子哉似有載得意文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杜周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
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
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

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士
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
義府溢為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
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
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
位其可得乎滌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
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兵一
本作

使上一有
字

吏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愆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

尉廩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饋講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范傳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時為監察御史咸悅而尚之故為

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大字本補註
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

一有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

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主用極其志節

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

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五年又膺邯鄲

之召罪音遣壯會元戎直道自達吾濟器其略

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

之間也雖枚生之節

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

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喻切下

也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敷其美比

詞聯韻奇藻逸發爛若編貝聚如貫珠琅之清

響交動左右羣公以待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

繁而序焉當時體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怕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

事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
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也惟
州之牧客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
所謂更而幸者取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
之乎有禮之邦注在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
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苑音苑左氏言揚苑論字聯貢于京師

自時而後車必挂轉

音備車轉

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朝於朴厚之質行

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

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

顧公禮部侍郎知貢舉禮部侍郎權守春官之缺而權擇

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

觀其倬鞅于術藝之場

鞅倬兩切

遊丹

平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

作文一

雲霞發於簡

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

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

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

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輶指秦嶺之路方將

高堂稱慶里閨更賀

閨音汗

曳裾峨冠榮南諸

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

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

灇以笑顛駟超越十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

煥氣煥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

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

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

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

得字

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王之右非不

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肅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

藪凝和抱其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

結去倚切也。結官切。素也。前漢厥後竊

理文字先礼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

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終也。自是戰藝三北

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夫切視其道如澤宮

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碩

十二年。碩。部。侍。郎。呂。精。中。第。試。聲。動。京。國。士

輩仰慕。顧盼有輝。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

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

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

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

竟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

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史部告余東游。是將

乘商於今蜀州西二百里。有古於城。浮溪池。歷

郢城。非切。以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

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對。加礼以待。舟輿所略。賀

声盈耳。雖羣之思。行益少矣。

離奉僕不與他切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

志君子也。自達而已。早歲文之。寂雅。潔者。

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班肅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練素以班
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
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
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
往々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與墳不告劬勩
塹勩也羊至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
十七年凡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
知貢下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
西川之節今

甲里當作

區嚴心既下第
序但云馮翊分列
王字或衍文。大字
本注為元嚴云宜
古王字

將拜慶寧親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
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
為山南西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
道節度使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
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
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
固之胄歎相國馮翊王公
德宗平奉天進封功
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
門子謂胃子出札記
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

卷之二十一

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笑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宜削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閔左文士往々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々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

獨孤申叔字子重往而先我且又貞元十三年中

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壯志益強力挾

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

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

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

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大

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即步趨果補闕之徒所以淺薄。柳子少年不先沈浸于經而遽為幅尺所矜亦州以是也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

穿音禍

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

詭孰甚焉候詭切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枯羽之

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

切之入之不亦深乎聖人以為

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

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之焉遊諸侯求給

乎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

季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

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

發焉梁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擗

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

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

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

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

人尚書趙崇儒或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

仁我若子姓前漢田恩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

切孤竹

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
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
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
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
盡迄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
傷痛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
茲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戲音義又許爲切潘云
言大將麾旗之下
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

專謹愿慙觀其跡温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

自尚書理荆州

理一本作
之爲二字

異政日至至則趙生

喜拈起立

喜一本
作震

本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

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
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下革
切翔千里
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
余繼之以辭

辭曰淺鄙我豈可夫隸人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齊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

魚倚切也

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

今天子即位三年

憲宗元和也

大立制度於是盜

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

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

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

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

年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
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無
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
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
聖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
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
於內慊言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街匿而未
發且久聞吾之先焉者爾言激於心若鐘鼓之
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勃拔而未流古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涪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

夷漢武太初元年羊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

家寵先中丞南齊雲父御史中丞邁古人之烈故

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授婺州別駕以父死節

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

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鏘戰死事封鏘侯

濟北

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

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君之士田

之錫猶控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音

扞蜀道勳冠初其晝不釋身夜不釋甲曰我忠

烈胤也期死待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

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

受譴茲郡承貞元年西川劉闢反凡二歲朝廷

是大本貞萬邦元和四年蜀三月慶澤之濡洗

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六裕靈之志宜尤被

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禮

禮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

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

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讎合也文

合於詔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

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

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

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賦

則拱壁大鼎為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之本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而逸之江滸飲食之滸音虛水聲也且告曰凡

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也若蓋民之役非以殺

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

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

薪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

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

何者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違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

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

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

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

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辭猶命激孟子能者為

送薛判官量授序

薛異

杜於世有勞而見罪凡入處是鮮不怨怒忿憤

列於上想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

我字特

此言也

是也

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云
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
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薛異始佐河東軍有
罪聞吳生重以不戚於魏不排於心樂以自肥
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
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
而吏於朗朗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
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
是以性雖欲解顯難矣

送李涓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
源嶺下灘水灘力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
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來州李君至固怪
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
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膺上為吏噫何自
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
征不貢二府方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
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

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
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
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既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震

嚴氏之子有公既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
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
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
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

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克于四躰之不暇吾何

敢去子恭性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

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

嚴震也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肉之美不知

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

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祭戟焉祭遣禮助漢以

戟前編之器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

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

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既元五年登第以及於

嚴字不
程凡有
此者皆
氣能上
傷也

稱之者
亦有分

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
吾子又引慝內訟為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
售而自溥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元若高陽
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
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竊褻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蹟音周乎藝者屈
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
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

未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
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明交易之財可
謂窮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寸濬而清詞簡
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切以批計京師受丙
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
者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
哉余聞其欲退家般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臺曹
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陽鑄劍三
曹湛盧又越王句踐有鑄劍五

如此文宜志削去
夢得初集時更
少百篇而初之
多光

患不得犀兒而刺之刺也也又之轉切
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
可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始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
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
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
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
是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後造之後頗涉藝文

之事四貢卿里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

屬之家甚直一本味上嗜有美餌者一本味上

下而缺望獲魚之暮缺古切則善取者皆

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

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

蠻楚專志於李為文無諺悠迂誣之談鍛鍊勇

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公接禮加等當為

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策典墳音反又

也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

昌卷五
舉何
虫四頁

蓋不之馬
大正系
蓋不之
知馬

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奮由是為聞人戰術
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迂延三北踟躕不振豈
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
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
敵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
人被日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
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手劔而盟者公羊
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曾子手劔而從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
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乃真
疲紫
之句

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曾子手劔而從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
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所談者謂我言而
中不猶愈乎仲切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策字子符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
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
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
第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

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文一尚

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猶是人

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語

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

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

糾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

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

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

累月不解。謂崔策子符也。崔策字文舉。博陵人。少志氣。出刺連。永一州。

任當作任觀。崔子
之任。又何晚乎。句可
見幼孤疑作孤幼。

崔子瞻。識字板。其
舉。伏卒。此班班易
其科。隆其資。別
仍加。蓋馬。道加。隆
焉。君子之。此。宜。可
限。以一。偏。也。
抑。非。有所。激。而
云。其。極。極。事。子。以
非。非。疎。矣。

繼生流離。州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

萬里。鼎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

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

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

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

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

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

鏃。孺之事。注見前。送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

來而親余。親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

宗舉

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
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
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略

僕之始貢於京師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觀

之隱而未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矐他矐切

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貞元七年

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謹實於懷

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

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

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

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

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

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果於自是也君其

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於

樂之暇則充其經筭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

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胡不削此

子子親者理
也其言進退
據

果卦志之難矣
石乃居易法命
者歟也

是下古字
李名四字

洪宋蔡
作沃
洪是洪
古之古

致謬其辭使有
司與解於夫士實
之不辨則是駭天下
而趨於聲也巧于
巧而趨於實也士
誘使並升有司乃
自眩之

直斥其無目而託為
自反之辭賴引穀梁子
數句粗存堵切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立

談周之作要之極存作者
不尚虛端也夫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自非然雖士亦然
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
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
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
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
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
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
以恒試其藝益工又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

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
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
不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人之視聽有所止神
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死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
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
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

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
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
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
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
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也高郢備位于禮部攘袂
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本作會者非再歲連
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死困之

後端見其不在士

此平心之論後社情而
惟文之甲乙焉則二者
之患也則後者之言初為
守正焉耳耳即乃不守
而惟己之名是邀者也

士閣戶塞實而得榮者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
重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
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
於交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
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
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
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
生又不能已故畧下關

慎字通矣後年
生必是莊魯有
以平其心也
慎字不為惜字
之義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補罷選歸江淮詩序稱一不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
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
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
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孟子贊
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
守所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滄

禮之美禮息有切也也之度登之畜通進無

成此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習中味

道腹於舌端勉情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

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

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言慕

與聲曠同見善不敬與昏聩同知善不言與器

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

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

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

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

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

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當時體殊凡近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從伏波將軍念從弟少游表吾志大之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

長安居相適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

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

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

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使佐邕州連得

智克對不智
弱能

為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
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
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
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階則讀書講古人所謂
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
左二年中官信為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
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孝足其家不以
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
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交不謀食而

道可以不謀而
顯乎

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
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元歲而會於此
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事吾
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
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
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
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
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
管是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

在道之正者仍
相與振其祖宗之
緒不務不激情法
可受

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
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未州民。又恨徒費祿
食。而無所答。下魏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各
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
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
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
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
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
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

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
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
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柳解音澥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
尚書省。有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
不能興。一有不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

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宗元爲禮部

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

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僂人僂字即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諛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

作程

而不得并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子厚舅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子子志子子志子子志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中子子志子子志子子志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中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弟非廣而不肆異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

卷之四

五

卷之四

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
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
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
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
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
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
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
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第

善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
捍抑無告捍作沒切以吁而憐者吁一本皆飽窮厄
恒孤危詭詭怵怵詭音危切東西南北無所歸
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獸
粟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雅
邑外謂之郊外謂之林外謂之野不目小民農
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
窮耻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
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

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其道直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手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直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

孟子卷八
程子注
式也

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取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

此等摹寫乃
是唐人常語

之禽其下多矣芡蒲菰騰波之魚鰲涵太虛澹
灑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
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
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
在下浮空泛景蕩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
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
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體直視也不知日
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无負矣昔之人知
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

沈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
官家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赳赳湘中千
余切為顛顛客耶顛顛即余既委廢於世千
余切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
志之

愚溪詩序

詞意殊甚憤不遜然不啻一區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舟氏嘗
居也故姓是溪曰舟溪一作舟或曰可以染也
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

詩有八卷先
詳叙于此

山水之奇者俱
後集

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元絕者家焉古有愚

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

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立之居者猶斷斷然

斷魚中切爭也孔子世家不可不更也

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

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

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

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

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

異石錯置錯入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

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

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

與小者也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

居不能興雲雨無以神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

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

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

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

愚字
對面

轉出叙詩

既愚字翻月出

得事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養萬類。清臺
秀嶽。對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善者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願以文墨自慰。淋漓高
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
然而不遠。昏然而同歸。起鴻蒙。混希夷。寂寥而
冥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遂
其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排。思奮其志。略以效

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伸於歌詠。是故

有其具。一本无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

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

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

偕。未卒。故贈詩。故字下以悼時之往也。余既

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

令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

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文甚秀拔而苦澁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以形一本
伸於歌詠
是故

有不目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立陵大
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
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氣之始間歲元克
已字人也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
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
欲忘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
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十七年事克已
其慕趙者歎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
道余其慕卜者歎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

其近於古矣

此永州文之志能脫棄凡近者

序飲

買小立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獨

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

按子厚作鋤罽潭西小立記云其石之突

若腰寨相累而小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

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奉籌之十寸者

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壚音進小不

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

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躡速者遲者

去者住者

住一作留

衆皆據石

石字

有

注視歡抃

以助其勢

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

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

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瘳

部卸切腹內結痛

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

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

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

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

為和者有以促數糺迭而為密者

則率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礼無叫號而極不袒

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迭而密簡而同肆而

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

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

序飲序棊二篇古本或有或无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

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

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

九字本注孫曰棊
元帝為得棊之戲
令人學之有指一
者者居人所居局
方三尺中心為木
正其於心亦宜
徽降也士厚似
二十四棊局印此

河據石
二句在中
同

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
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
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
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
者則皆慄焉昏焉慄一本亦鮮克以中其獲也
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
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
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
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

賤其易彼而敬此

易切

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

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慕者歟無亦
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
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
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其
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
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
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
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

基者故叙

十九卷至二十四卷假內府宗經本附板凡既正六字庶沙本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遂屋題詩序凌十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

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除直慮切去也斯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

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椒山在震澤中震澤

亦名具即今太湖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歎

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

儀因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莊夫厚人倫懷

舊俗固六義之本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

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為當時體而不犯俗句惟求仁而得四字而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去聲垂聲邁烈顯白當世

而其兄銅鞮伯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匿德藏

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

華美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簡一本

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又稱伯華曰多

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聞內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誣內植進

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

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

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

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温淳厚重與直道

為伍嘗又著書績文三字言禮家之事條綜

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

信是徽宗碑
故作趙某

達者稱焉。在五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燿於
後矣。焜燿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
咸出祖于外。天永趙某。一本作秉翰序事。殷勤
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大易之
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
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
而別。爵蟠

豐之季弟
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

誅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

崔鵬字于衛尉于邵字相與稱其文。眾皆曰。納

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而又有是。咸推讓

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

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

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挿羽

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

柳中
手起一
作中柳

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也或作質同相

易為各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

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

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版將侯切姁子

音虛又吁切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

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

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

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

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求能類婁君之

文學不能一本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

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

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

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

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

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

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去婁君智可

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

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

陶以心不以事生
以道不以形

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
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
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
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
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死其誰悲今將以
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
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
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

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
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揚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
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伉苦良切務新以為名
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
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

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

永州刺史崔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揚君之來也館

此身乃仲子後施
王山之徒加也

于燕堂饋以侯食以一本日合邦之學者論說
辯問貫穿上下聲穿去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
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
他竒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巳古人謂駕孔
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
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
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而楊君
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

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
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
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
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
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
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
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

從北遊起於

韓愈生色扼起令落
之勢遂拔生俗下所見
之外安法先生起
記同李公孫沈六
神同而稍夏且言
詩

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
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
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與
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
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
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
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

嘗時日沈宗
所夏看危
詩

璫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
以贊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
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
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
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
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
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云余觀老

去漢先生云此
篇印退之所病
者

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
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
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
氏。固卒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
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
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而一有悉取向之
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
其所長。而黜其奇袤。音音羈袤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
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

趙大守
亦作趙

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外乎。古之守雌

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雌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

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

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正營道。名

屬郡觀九疑。下灘水。離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

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

豐隆。馮音馮也想蜚廉。風伯也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

結尾傷極

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
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有蓋不啻
有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遂於尚
書居末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
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與
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
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諛行未嘗怪其石室惰然
惰也淫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
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

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
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是也
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也也居不苟容以是
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
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
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虛
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
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帥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圖不能愿惑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故。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綴誕亂雜，而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要由文儒之辭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

方及南州夫豈貸而濫與，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遠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

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

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會

及支道林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會

來往，皆與之游。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會

由是真乘法

係上人豈曰後
存高僧之列人
初柳子莊彼作寂
深害者彼蓋感
其張已而神之也

南立相陸氏清源
 山形似雙嶺也
 摩騰江南所村
 所希文殊自佛
 住未入中國以前
 於此山攝化之
 厚以人附舍以
 者不取

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

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露之味服道

紅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

而西馳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

有靈山焉五代二州名靈與竺乾鷲嶺角立相

望佛經靈鷲山乃佛衆徒說法處而往

解脫者通稱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

其由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

禮大聖非此地莫可也又藉筏西上音振塵

期陞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

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夏

官韓公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

一本无刘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

學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

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

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

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飾服

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志

律引不逾區子
于唐初亦凡程
也

斯言也善取以
為陸王氏之徒
砥焉

也二切上人之後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

後蔑衣祴之贈祴古得切釋典有衣祴

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

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迴一本作迴偉長德

之述作連音欽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豈擅

重千祀哉庶欲鞠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

字鄭志出左傳襄公三十早年文不出唐初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

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李侯求其道積三十

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

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

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

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

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

而不遺與夫世之拚章句徵文字增言至

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務則泥而皆存

者謂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

佛者於焉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
巽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
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其人
與洎孟常州與路殊與急與在與過與甚與中書
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
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
之今連帥中丞公中丞公與湖南觀察使具
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
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

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

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

汪汪也土一作士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一唱而

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

居蟄之有雷居一作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

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其與旨括于送琛上人叙中

送僧浩初序此柳子極用意之作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

浮圖遊嘗音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

不暇遠舉子由之
軋仲往後今三
生猶有合石也

此通辭也天下皆有
外倫而能盡性者乎

所長止此何至古人
論其子以狗之於
豈則狗子可也時於
輕重者矣

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十不斥

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

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

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

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

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

竅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少子由非所謂

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

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

堯而繼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

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

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

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潘云組

者印之綴則舍是其焉後吾之好與浮圖游以

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

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

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
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
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
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朝老幼

劉引不足以致之故重有此叙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
未嘗不讎元嵩師居武陵嵩音浩武陵鼎州有
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
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

觀近世之為釋者亦本字或不知其進則去孝

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

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

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真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

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

篇本亦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弛

者王也徒見切又音雖為其進而好違其

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聞

氏子其上為通侯晉為高士為儒先一本

本下有賢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
子諸君釋承其侯故能與建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
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琛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
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
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
如上波木切經之知莫極乎涅槃道經

下而也切
有涅槃為女摩耶夫示滅於世之

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
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舛切迭相師用妄取
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
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
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
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
云也受想乃觀此三生名之三觀晝夜服習而
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
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條而守之

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
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貴
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
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
不求此故為之言

彼教之全阻底柱

送文郁師序

子厚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
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
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

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避

而之釋皆笈篋

及及業切負書箱也

懷筆牘挾

海沂江獨行山水間

脩脩然

音

模狀物態搜

伺隱隙

子厚

登高遠望悽愴超忽

音

遊其心

以求勝語苦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編艾茹蒿芥

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

不任煩絮

切

如女居二

苟以其所好行

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

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

其亡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默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異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捐以離偶猶古韻古切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乎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

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意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之而形羈則泥幽泉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遊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永州初夏之暇討刻削而不免局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心有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小奉其有脩整觀行

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
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
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
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
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
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
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
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
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

以輕先至後之序
序是佳程但于釋
子結無涉耳

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即署之
友詩以祝之返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
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弥固其儀刑後學者歎
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歎覲于高堂
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歎若然者是将心歸空
無捨筏登地周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
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耆在傳信公三十年
遇之以乘耆先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十年
贈荀偃束帛加璧乘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
馬先吳壽夢之鼎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
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官署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
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
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
祠若干中祠若干或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
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竇應中尤

謂非天神之者是
其職有所偏于附
之一言亦自相違反
其失于禮說同也

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
吏雖當齋戒得以决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
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
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
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
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
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
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

之役光一日咸至手祠而考闕焉御史會公卿

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

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竽琴瑟夏擊之樂篥篥篴

兆之數者行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酒云

外下必具于庭内樽彝壘洗音俎豆醜掌之

器樂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

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役一本音殊咸

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篋扑于堂下以修官刑

也補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續於

言術也

凡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
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
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瘞於例
切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
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
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成十四年甸粟而納二宮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
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
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

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
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
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謹按

永州以前文之至者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
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
入東學書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
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
李以貴仁入南李以貴德入西李以貴義入北

太和魏孝文帝時也

李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李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李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李又省至三人負位弥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李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冑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

之職禮記博士以掌鼓篋禮記復楚之政令禮記

刑也三者所以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率者必於歲之杪杪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

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

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

為博士賀知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敬崇舊制

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

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

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李官至是

王化既成四字
太皇歸宿

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
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興公祖與
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陽生同志於
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
而由夫三子者始賢與歸公既見於文身他不足稱也三子者如非
文人清淑必有以是也

武功縣丞廳壁記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
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

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
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遠六
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
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
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
按其圖古石稷封有秦之地秦作四十
一縣秦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
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立陵墳衍之大
其植物豐暢茂遠有拒

音漢云平河音漢

秣藿菽之宜

藿而和切菽升切

其

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

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

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鑿壞文逸而未克繼

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

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

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

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

為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

德宗以後神策軍士皆中官為累禁於畿內

今天子崇武功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慶哉為之記云

蓋至縣新食堂記

蓋至晉縣空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

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

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

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懸事離散而

不屬之也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

作士大夫

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
取其餘施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
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
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
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美
財可以為食本美延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
羣吏于茲新堂升陞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
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延席
肅莊蓬豆靜嘉一作燔炮烹飪音益以

酒醕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

禮食之來古也

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後享之禮食

今京師百官咸

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
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
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君不疑以亡嘉言以
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廢香醉飽之謂某
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
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甚里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闕石大者數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

公以厚德在位

武元

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

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

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

子厚為監

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

于事

心無欺白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

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闕

一作

于入闕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

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
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
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
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
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
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
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
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
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

大守
府
三

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
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
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
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
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
陵之邑皆有傳館轉音其飲飲饋饋饋音
也按諸韻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
字當作館字當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潘云子
於是出納奇贏之數贏音盈謂錢餘物也

八
八
八

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
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
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
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
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雖
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
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
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
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

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
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
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史簡下府字以掌力益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

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令一本則聽于節度

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

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白音

也舟內之幅負萬里以就秩拱拱一玉稽本按作左傳

史叙軍府所
領之大府寄之
重乃記改作是
卷編起

二使皆可並論易
疑昨所止不足
宿也但初將年
使至卷勝心嘗
印押貼之名也
手

禧之官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因執秩王爵
藉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一本外字以譯

言誓實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外字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

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

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閔階序汗開音不

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

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

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公馬愬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

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隅隅子攸切其位公

比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

隅與庫反庭廡下陲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當

且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

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立其制為堂

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

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且偶

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

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

供問役焉取則蠻餘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

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

十月甲子先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苴轟作霍

傳江金節析羽旂旗旒咸飾于下鼓以鼗晉

調禮鼗長八尺六寸金以鐸鍾公與監軍使肅上

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

蠻睢盱就列者劉音計織毛布千人以上劍

舞節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載側吏切大

轉子引注恒是

新既三姑名物
必古今異判不
尚務特

在莫皆切周禮鼗人注互物謂有甲沉泛醜登

之齊醜音體益於浪切音才請切周禮酒正五

齊五日均飲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

吹鼓之音揆先結切亦作飛騰幻怪之容窳觀

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

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

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徃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

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

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六傳宣公三年華元殺霍

伊乃引此

太子張
尚規

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猶克
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
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
乃刻于茲石一本下有云字不可与正所據序以猶是遊存之振出者

鄒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
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
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一本
朝請之舍在京師者請才唐興因之則皆院以

此鋪揚皆太煩惟
忠古遊以院至耶
既至矣乃又三他區
之未仍也

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
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
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勳俾其建節剖符
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高其閭闕壯其門閭
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
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
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
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

字按坊
一作勒

賁音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

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

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

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閑而不聞

轅門十舍而如迦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朗寧

之能政也胡一本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

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

西陲而戎虜伏息設險一本茂功溢于太常茂

本一作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

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

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

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燕許舊規六閱北可喜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

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嗣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

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

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

平淮研書張軍者
不日已而存其寶
中人錫命既非典禮
又三國係何以書為

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遲遲如不
飲食於是西鄙之人一作西一本密以刊山導江之

事一本密作私一本以字下有公字一作四一本密以刊山導江之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

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

固公患之一本无患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

之故一本无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

又西按于成州抵州過粟亭川踰宝井堡崖谷

峻隘十里百柳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

盛秋宿名石山
二石山皆陸瘦
公後所改土字
據石山也

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冬深泥積水相輔為害

踣騰藉音旬又四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

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餽音運說

餽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

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之一本可以導江而下

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

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耶

山僦功又僦即由是轉巨石舛大木焚以炎火沃

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易

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
人加順地之高下以殺滯悍也殺所界切衰小之
怒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
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音
既會既遠瀛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成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
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
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左傳昭公
夫死曰大未名曰昏死徒充路賴公節用

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

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

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

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一作梁橋也人不履危

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

人亦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本我

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

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

錄抄四
命也

非說曰非塞水也
而引子牙未嘗

在唐人中已足言
步永州後只起
岸能倫矣。為
變拘弱

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
如此其大也宜字本元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

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本作

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通

也鄭西門遺利史起與歎前田惡障水在其日

是門豹不知白圭登隣孟子不與孟告公能夷

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

是用假辭謂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

之為非一本作賢之與而愚之恒人且猶知之

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

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恠且誣恠字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

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

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

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餽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之遵曰是非恠

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一本本无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本无是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推是也
是文法
相祀庭
幅不庭
有此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亭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弘農公刺潭三年揚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本作丘陵麓距其

涯垣島洲渚交其中垣音遲與坻同其岸之突而出者

水縈之若袂焉其古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

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一本而字堂成而勝

益竒望之若連艦艦戶黠切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諧被之菱

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

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

率所類切謂方鎮所辟也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

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

氏書旁其莊文莊子文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

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

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

為朋徒攄幽發粹攄抽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

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

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

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

無味此當時輕存重數

桂州訾家洲亭記一本洲字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柳州諸記是表
蓋以皆如畫也
此是班固原景
若之生也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
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
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
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
署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漓音離。水之中曰訾氏之洲。
訾即移切。姓也。一音紫。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
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
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州諸軍州事盜遁。茲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

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

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攸一作悠。悼前

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間音伐惡木。剽

輿草。制扶非切。斫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

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

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倏音叔。互同。以為

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之極。星相息亮切。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

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

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灘山涵含龍宮本一作
涵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本日出扶桑雲飛

蒼梧海霞岳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廻

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

布顛氣廻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古仙人名

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

昔之遺勝繁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

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闔音

廣市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蓋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類博物辯口莫

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

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姑

加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

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

可以無籍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本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

美亭作新記市州又若近之

面勢無構榑節梳之華

構華碧切又音薄柱也榑音盧柱上栢也

也梳音拙

不斲椽不翦次不列墻以白雲為藩

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岑然起於莽蒼

之中

萃慈恤切 潘云萃蒼沒切萃母黨切 蒼土蕩切莊子注莽蒼草野之色

馳奔

雲矗

初六

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

將侯切

首注

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

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俗參夷微音周王之馬跡不至

左傳周穆王問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謝公之履齒不及

復一本本作

巖徑蕭

修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

子厚從兄柳寬字存

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

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

寄勝槩迺槩迺塗槩許氣切作我攸字於是不

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

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

焉

極一本作極山頂也

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

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

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脩

事外為元和六年柳子既振拔當時文體未何嘗有是言此年即為天寶十載至之為有初時抱琴登馬山山詩西也此詩作一第行中為王旅方伐於序日皆披堅專著儒服日就南面云此年時方南詔則此山也於至之為有微也

話錄

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
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堊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本州字下有
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善惡五成三

物賦有嵒嵒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

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

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

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

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十一本有泉焉

伏于七塗虺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

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之來既

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列溜既焚既醮宜山

切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

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

隅或列或踞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

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

伎於堂蕪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則

隱顯通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本一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已乃延客

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

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

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

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

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上

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

以為二千石措法

永州萬石亭記三本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

本一作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藜翳之隙童云叢俗

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

其墟伐竹披輿歌仄以入仄一本綿谷跨谿皆

夫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

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挾一决古穴二搜其

根則蹄股交峙股一本環行卒愕辛七設切

本一作

萬字有餘

疑若搏

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於廢切蕪

同決澮

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

澮澮音烏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

非人力

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

披分可

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

其極自

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當作巒

與山無

窮明日州邑蒼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

是州孰

是野眉尤齒鯢毛冒黑白雜也鯢音倪

未嘗知

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

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

其多而

命之曰萬石亭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

名亭也

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

盈其數

盈一本作贏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

嘉績未

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

公秩號

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

萬石君

前漢石奮及其子皆二千石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

合于古

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

以賤奏

餘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

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重校一有薛今作三字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

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

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

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沮洳汚塗

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

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

假湘源令會零陵政

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道逃復還

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替月辨理辨理宿蠹藏奸

披露首服首音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

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鼙音

禮以鼙鼓徒宗切鼓聲也雞豚糗醕糗音

而末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

林積坳為池坳音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萊峯瓏

交切

璽蕭條

注揚子

諸韻无此璽字温公

清風自生翠

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

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

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

亭步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

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

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野而獲

三十

年鄭禪謀能謀

必子彈琴而理

子

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

不偏枯

殿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

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

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桂馨家洲永新堂零陵三亭皆為說以錄其端唐語林言淮

西事當直起者非松子之論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翽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

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

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連山郡貢中乳未嘗出

永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

刺史乃崔君鐵二太守之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史同故題亦從而差耳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

祥也雜然謹曰吐之熙之崔公之來公化所徹

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之人笑之曰是
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
殺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與也今吾
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
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探
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
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
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
乃誠一本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

大字本
無合今

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
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然以效其有
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與自韻

道州毀鼻亭神記

道州但上世常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昌邑與鼻同不知

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

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

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能去亂即

四行茂薛之流

州者以天野故
瑞已西蓋下西
唐

二句領下和唐
為二教起本

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痿人住於若矇而瞭
音蒙原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
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
儀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云云
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注公又懼楚倍之尚鬼而難論也乃編告于人
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
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

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本去奇邪奇居切俾
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肅一本以順于道吾之
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
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
得而讓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
敬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髻童之
音切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
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美二俾我斯警千歲之冥
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

邈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
并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
蠻夷一本無明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
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壯陬有堂俾將侯切隅也堂之地隆然

賈塼窳而起者甕牖墮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

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夷平也凡持鋪者盡死

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機二名由是寺

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

地長之占而亡其說長臻兩切史記天官書載

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鮫竊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鮫于羽郊

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癘者

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

息壤為泥息之

山海經啓筮云又出

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

淮南子縣與轉同

蓋

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

志

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翳翳翁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

合者

北垂屬之款凡坳窪砥岸之狀坳於交切窪鳥鳩尾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檜檜之植連檜也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迤迤迤古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住之以遠為病噫龍興求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關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

幽可以處休立之宵切鳥可以觀妙溽暑直
去茲丘之下大和不迁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
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其伐之及也故書以
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
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
而薪蒸蔭蕩蔭音小蕩徒黨切麓曰薪蒙雜擁
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

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
下類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
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
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
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平字
州司馬負外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
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
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

後世見道契法
似此不特

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
逾寂其竟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
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竟而照者吾詎
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孳々於通塞有
乎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
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
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

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
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
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
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
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
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
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
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竟捨大闇爲光明
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

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字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無之刑則逃唯淨圖事神而諱大不可因不食蔽面死以而諱大不可因不食蔽面死以

先王為法百官皆而用是或一道也信西域信其致可見

柳子台此信者佛或以少衰矣蓋積久而稍有益也

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塗達橫術音遂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首而傳其言而人始復

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
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
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本同凡樹木若干本。
竹三萬竿。圃百畦。作圃一木田若干塍。音繩也。猶治
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
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土音杜。淨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即天竺。
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
國無有三惡八難。乃且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
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
土者。苟念力俱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
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
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
顛大師。顛音魚。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未
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識日切。音質。及僧法林。置

淨土堂于寺之東徧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
廉隅毀頽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
理焉上人者修取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
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徃生之因亦相用
不捨誓聿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
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
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對
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

當是柳子目書
此名蹟後遂不存
耶

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木中人簿遂以天台十疑論書
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文不甚高擇取與東海
求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求州北郭有
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徃來求其所以
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都
玩切小治也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
一本無鉄字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
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

其亦服繞不固

此立直斤存上者
徒建空名之日趨
既已編定求其
聲氣乘則又多有
句以左諸集中

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

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

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鈇者

釜也錢音剪鑄音博田器也鈇音甫二音墜斫刀也懷價而來能有得其

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

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

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

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

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與斯可以甚

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

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

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

其言可采書以為志似為以門地俗相而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發端既涉模擬
又未必采茲也則此
而直以黃溪照承
州治七十里起仍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
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
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瀧音
切東至于黃溪東屯或无黃其間名山水而村
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
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无神祠之上兩山

重極二
作南正
門龍東

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
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
八十步揭音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
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作即一本葉蓄膏
沸來若白虹沉二無聲作沉之一一本有魚數百尾
方來會石下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
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頰
未切又古海切順下也頰戶成切斷其下大石
中切又古海切順下也頰戶成切斷其下大石
本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鶴

重松末
石末

方東樹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
神王姓葦之世也葦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
其深峭者潛焉始葦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
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
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
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

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中多寓言不惟官物之三

自余為僇人

僇同辱

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

隙同

則施二而行

行貌

施如字余

漫二而遊

漫二而遊

漫二而遊

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三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二則更相枕以

卧

一本更有所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

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

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

第...宴字

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作抵

本遂命僕

人病過湘江緣染溪

染一作冉

斫榛莽焚茅茷

茷音

窮山之高而止

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里構慶累積

莫得

莫得

莫得

莫得

莫得

莫得

莫得

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

培塿為類

培塿

培塿

培塿

培塿

培塿

培塿

培塿

得其源洋工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凡
實合然後知吾獨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為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銘碑潭記

安漢先生云此碑在愛中一得碑

銘音古 鍾音古 鍾音古 鍾音古 鍾音古

銘鑄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
石屈折東流其顛委轉峻瀟擊益暴蓄其涯故

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

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

上田資財以緩揭賢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

並者面字有聲灑然相入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

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德予樂居

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銛鉏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銛
鉏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一作之為魚梁
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
而出事為奇壯者一作壯殆不可數其嶮然相
累而下者一作也若牛馬之飲于溪
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
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
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

弃地比遷地

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
器用剗刈穢草剗音垂伐去

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

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

遊魚一不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

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營營之聲與耳謀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淵然而

靜者與心謀不而旬而得異地者二一作而雖

吉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

四字係字為
連字起本

水激石而西行一
向中將下兩層都
暗領

以石字先官四面
似松

遠出清冽

石岸差互如中流
皆作斗抄怪石之
碧若坪而散能於
滅可見其窮其活
七

禮鶴郭社戶漢上村克地則責游之士一本無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
夫漁笑過而陋之賈四百贖字即連歲不能售而
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
石所以賀茲立之遭也為立猶有遺逐客所以羨而領也言表殊不自存耳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
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
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

王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

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中一云披拂

類若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

倣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

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

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

悄槍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龔余弟宗玄隸而從者

崔氏二小生日恕已日奉壹

性本
怡然
也

袁家渴記渴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
鉅罽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
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
袁家渴昔永中幽麗其處也作水一本楚越之間
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
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
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羨石一本

其近刻
作奇出
思均誤或
是與字

袁明反流極孝
九狀七幽麗

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
白礫音歷也其樹多楓柟石楠椶櫚楸楸如
補音南柳此連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而蔓生草合歡輻輳水石輻輳音交葛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薈衆草紛紅駭綠芬勃香
氣三音烏功烏孔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
切歲蕤上音威下儒佳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
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
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
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
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
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
儵置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
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寐焉風
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一本作

此言大
字本外
鮮注
曰鮮若
鮮也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
既醜而盈醜山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
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
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
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
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更一本下亘石為
底一本无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

閩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上揭音懸又列切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壑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李云可窮便非佳山水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步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攏之形韻引博雅埤規規五音韻切字疑以土廣注左氏又作佹音義司馬音麗莊子梁麗可其旁出堡塢音麗禮司馬音麗莊子梁麗可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

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
所施設也。意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
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
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
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
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
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甚古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

大字本
無於字
因大字
本小故

似古明堂制

在江西際垂楊傳置。傳音轉東曰東館。其內

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都鄙切豕得以爲園。蛇

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荆狄

弗二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貞切易爲

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徇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

馮奇。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闊澗灣。嶠音聊一

掩音澗音澗音澗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

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

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
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
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
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多假山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
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胡罪切北有雙山夾

道嶄然

嶄祖咸仕咸二切高也

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

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

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

高五丈下上若一日甌山之南皆大山多竒

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

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

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切皆獨立不倚北

流潯水瀨下流一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

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

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古于切藕莖一本作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日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切博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穠多穠穠音丑貞切多寶營之竹寶音雲營音當竹名多臺臺音吾

其鳥多秭歸潘云秭歸凡石魚之山金石無大

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

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

麗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

淵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

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

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糝捺

音祈又音背持諾龍皆從酒陰陰一作度則應

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

大字年
有疑

無麓城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湯

同辭
讀過

聖